

花言峭语

三个人和一座大屋的故事也可以很复杂

早闻狄声

上桌之后

茹斯汀·特里耶执导的电影《坠落的审判》，于3月29日在内地地上映，在这之前，这部电影已经获得第7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，以及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，加上茹斯汀·特里耶是女性影人，电影也是女性题材，因此引起极大关注。

更有趣的是，在正式上映前的3月24日，这部电影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中国首映礼，导演茹斯汀·特里耶来到现场，与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、董强对谈，因为主持人和对谈嘉宾的表现和他们现场的言论引起了争议，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大讨论，这部本来算是小众的电影，因此出圈了，主持人和嘉宾获得了“上春山”级别的待遇，不但现场言论、微表情和动作被反复分析，甚至主持人的个人履历和私人生活也被挖了出来，作为他现场表现的佐证。当然，《坠落的审判》最终的票房和接受程度还有待验证，但这一场戏外戏演下来，不但电影的关注度被大幅度提高了，电影的主题，似乎也得到了验证。

《坠落的审判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，欧洲的某个山区，一幢祖传的小木屋里，桑德拉和萨穆埃尔夫妇，

和他们的儿子丹尼尔生活在这里，冬季的一天，桑德拉在木屋附近散心，再回来时，丈夫已经坠楼身亡。鉴于现场只有他们三个人，而丹尼尔有视力障碍，不能为现场的状况提供太多说明，而萨穆埃尔身上的伤痕，可以被视为坠楼所致，也不排除是外力伤害所致，所以，萨穆埃尔的身亡就被警方当做是命案来进行调查。一年后，案子上了法庭，儿子丹尼尔来到现场，要亲耳聆听审判。

这个故事，其实很像欧美常见的那种荒野大屋恐怖片，一家人生活在远离尘嚣的大屋子里，突然，意外发生，从人到鬼，都摆脱不了嫌疑。这类故事的扣人心弦之处在于，它必须要用很少的人物，铺排出复杂的人物关系线，和复杂的心理状态，以及无限的可能性。而且，在故事里至少要有个关键的、致命的，在其它的故事里很少见的反转。这类故事的美感和吸引力，就来自这种稀薄的人物关系，稀薄的情节，和稀薄之中复杂的可能性。

《坠落的审判》在这样一个故事类型的基础上，加入了性别方向的思考，以及更为复杂的人生况味。男女主人公都是创意工作者，以写作

为生，一个创作力旺盛，另一个创作力枯竭，心力和体力都日渐衰弱，强弱平衡被打破了，两个人的关系，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就像茹斯汀·特里耶在接受《鲤》的采访的时候说的：“有时候，如果一个女人拥有力量，又是个艺术家，就不可避免地会显得强势。因为一个女人要到达那种高度太困难了。女人到达权力位置的时候有可能会过度补偿，有可能表现得过于强势，因为她走到这一步太困难了。”就是说，女性因为难得强势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所以她一旦得到机会，可能会表现得更为强势。

他们的关系，因此就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因素，开始有风险埋伏其中了，“刀剑里藏凶，人心里何尝不是”。就像所有的“荒野大屋”故事一样，两个人的关系一旦腐坏了，就变得异常凶险，而且未必善恶有报、彰显正义，因为能进入他们生活的人太少了，幸存者成为唯一的当事人，也是唯一的证人，TA说什么就是什么，TA只要能自圆其说，人们就得相信TA给出的答案。这也是所有的两个人的故事最可怖的地方，也是“家庭故事”最可怖的地方，即便你我再不情愿，也得听

那个幸存者给出的答案，死去的人得任由活着的人去讲述、去塑造，真相也必须朝着向幸存者有利的方向靠拢。《坠落的审判》故事结束时，审判有了结果，看起来有个结果了，但其实茹斯汀·特里耶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结论和答案。我们也无从判断，女主人公桑德拉到底是不是凶手。

这是《坠落的审判》比那些“荒野大屋”电影高级、复杂的地方，也是让它从这种故事类型里跳出来，以小博大的原因，但也是它让我不满足的地方。这几年看到的电影，哪怕是还比较喜欢的，也都是空、虚、软、白、碎。看这种电影是需要自己用情绪和经验去填补的，所以看完这些电影，总觉得它从我这里拿走了什么。而以前的电影总是大、强、浓、密，看这种电影是它给了我什么。很怀念被给予而不是被拿走的文艺时代。《坠落的审判》也是如此，让我更加怀念那些以家庭、室内关系为主线，但却深邃迷人，令人惊悚的电影。

韩松落 作家

钱眼识人

内娱曾经有这样的芭比

不久前，我看了一篇名为《马诺代价》的文章，看完之后我还是蛮唏嘘的。文中提到了很多人比如于雨露、芙蓉姐姐等等，当然也包括马诺。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，这些当年的网络红人我都采访过，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一种“恍如隔世”的感觉，昔日的市井喧嚣变成赛博朋克背景下的废墟，除了马诺，因为家暴遭遇而重新走进公众视线的“宝马女”，其他人在干什么，过得怎么样，就无从知晓，我在写这些文字之前，也没有想到去查一下蛛丝马迹，就让记忆停留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吧。

说真的，在我采访她们的时候，还没有诞生“low”这样精准、简明扼要的定性词。那时候只知道她们是一种横空出世的现象，大家在论坛贴吧

还有MSN上交流着关于她们的奇葩事件。我隐约是感觉，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了，就好像带着咸味的海风吹过来。

不管活到现在的人们怎么评价当年这些过气的网红。我坚持认为，这些长得并不精致的女孩子是有力量的，是生动的，是我们内娱曾经活跃过的“芭比”。我依然记得芙蓉姐姐在采访时，提到S型，就马上站起来，毫不扭捏地摆出来造型，精神状态干净利落，她当然知道我和摄影在礼貌而不失尴尬地微笑。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的目的很简单，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自己，喜不喜欢是第二层级需要考量的问题，用今天互联网的黑话说就是先击穿“冻土人群”，先成为文化现象再说。或许，是当时的氛围

给了我们这样空前自信（盲目的）的勇气吧，我们认为自己是可以获得物质、事业、视野甚至于亲密关系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路径和方法。在道德底线之上，很多人都努力攀爬，呼哧带喘、面红耳赤、肾上腺素爆棚。

我看到“人物”杂志上用到马诺当年上“非诚勿扰”的照片，好感动，是有健康肤色的鲜活，是当下很多网红脸没有的状态。即便当年我们也试图制造话题，挑衅她们去回应“拜金”的争议，但我也不得不承认，当年对于物质直白的追求，本身也是整个时代精神的折射，我们也是允许艳阳也是有黑子的。

想起来电影《芭比》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，知行合一，如果你要

独立，为何还是要回归男权思维缔造的秩序里，还不如像周处一样，把这个精致、体面、粉红的梦幻家园给击破呢。在当年的网红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为自己活，让自己好受，不信“过犹不及”这种传统话术的生猛力量。尽管对于收益的渴求殊途同归，但是当年内娱的芭比们真实地摇晃过公众相对固化的价值观，跌落出不少带声响的思考，而今天的网红因为足够多足够齐整，迎合着最大众的价值观，共同塑造造成一个耸立、乏味的塑胶巨物，避无可避。

钱德勒 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千万个史密斯夫妇

《史密斯夫妇》翻拍刷版的消息传来时，第一时间收获的反应多为负面。因为布拉德·皮特与安吉丽娜·朱莉是白月光，戏里戏外的化学反应，更是天缘巧合，几无复制的可能。翻拍似乎只能剑走偏锋，一位黑人与一位亚裔，进入一段神秘组织的包办婚姻，观众可讨论的议题陡然增多，火力一分散，不易被一枪击毙。

情场如战场，反之亦然，《史密斯夫妇》主打的就是二者兼收，当然更重要的是把一对男女放诸最极端的情境当中，由此探讨一段亲密关系如何发生，如何持续，临到末路是否退无可退。所以战场硝烟只是烟雾弹，他们那点三脚猫功夫也实在有愧于间谍身份，倒是互掐时才能彻底爆发威力。其实这也是希区

柯克同名电影到2005年电影版的题旨所在，“夫妇”二字力有千钧，值得拿一生去琢磨，至于史密斯还是克莱默夫妇，关系不大。有趣的是，他们只是众多史密斯夫妇中的一对，这一对任务失败了，下一对继续顶上，自然会有一对资深的史密斯夫妇来干掉他们，也在暗示史密斯夫妇无处不在，就是芸芸众生里的你我。

假扮夫妻的戏码至今已觉不新鲜，更妙的是，假扮是双重假扮，表面上是间谍假扮夫妻，还有一层假扮更重要，就是本真的那个我去假扮间谍。说到底间谍只是一种打工人设定，一旦没有任务，卸妆之后，讨论早餐、养猫、瑜伽这些生活小节时，才是两个活生生的人直见心性。这更要命，不以上司命令与个人意

志为转移，当一个温柔妈宝与一个反社会人格相遇，必定处处摩擦。个人情绪又难免带到工作当中，于是险象环生，让他们遍体鳞伤，这也是心灵创伤的极致外化。

国产影视剧里的假扮夫妻不乏经典。徐皓峰曾说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的感情戏份已被删减过，遗憾无缘得见，还好后来被《潜伏》里的余则成与翠平续写。武侠片《剑雨》里的杨紫琼与郑雨盛，也曾被誉为中国版史密斯夫妇，主打的还是一个贫贱夫妻不相忘，带有适合国人审美的人间情味。至于现实娱乐圈里那些经常上热搜的夫妇，不照常理出牌，在对方雷区里大跳踢踏舞，也难说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剧本在支撑。剧版《史密斯夫妇》的二位，对外身份是软件工程师，或许也

有某种隐喻，如果以庄周梦蝶的逻辑来看，很难说整部剧里的这两人，究竟是真有间谍任务，还是一对科技精英在网络世界里玩某个角色扮演游戏。

无论如何，史密斯夫妇的诞生，是因为被大数据选中，速配本身有其偶然性，更有其合理性，因为是综合双方生辰八字、出身背景、兴趣爱好等所有因素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，于千万人之中选择，是命中注定我爱你。打打闹闹，不过是剥去彼此层层外壳，直至最终放下所有伪装与尊严，大声说出那句我愿意。

长风新 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